

中国文库

·文学类·

艾芜选集

艾 芜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 国 文 库

文 学 类

艾 芜 选 集

艾 芜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芜选集 / 艾芜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.1

(中国文库)

ISBN 7-02-005081-6

I. 艾… II. 艾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7633 号

责任编辑：王玉梅

整体设计：翁 涌

责任印制：董文权

艾芜选集

Ai Wu Xuanji

艾 芜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：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9.25

字数：197 千字 印数：1—4500

ISBN 7-02-005081-6

定价：15.00 元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 哲学社会科学类（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）；(2) 史学类（通史及专史）；(3) 文学类（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）；(4) 艺术类（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）；(5) 科学技术类（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）；(6) 综合·普及类（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）；(7) 汉译学术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）；(8) 汉译文学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）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果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
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
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 杨德炎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 张树相
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鄢宗远 贺圣遂
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赖德胜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换起

成员：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 岩 李师东

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

出版编务组：

陈鹏鸣 仵永成 杨 静 李红强 孙 牧

乔先彪

序

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要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选集，和海内外的读者见面，让他们读到我的作品。这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见面总得讲几句话，此乃人情之常。讲什么呢？还是讲自己来开个头。

我自己并不是年轻时候，就决心成为一个专业作家，我倒是想过，如果能够读大学，我就要进数学物理那样一个系。再不然，研究哲学也好。尽管文学也是爱好的，但总把它当成业余的消遣品而已。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运动来了，人民的口语，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工具。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，升为文学的正宗。外国的文学作品，不断地介绍进来，吹起了一股新鲜的风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。从此读小说，看剧本，不用躲躲藏藏的了。而且还从其中得到了觉悟和勇气，敢于面对人生，加以评论。

依我的家境连读中学都读不起，自然不能梦想进大学。四川成都一个不要学费膳费的师范学校拯救了我，满足我一些求知的欲望。我为了更进一步的学习，自己开辟了半工半读的道路，从云南延伸到缅甸，以至马来亚、新加坡。那时所想学的，仍然不止文学，更多的，是侧重在哲学、经济学和社会学。记得一九二五年夏天离家出走的时候，随身带的书就有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梁漱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吴稚晖的《一个新信

仰的人生观及宇宙观》，马寅初的《经济讲演集》，熊得山的《社会学》。

谁知在漂泊的路上，饥饿的威胁不断地出现，不但不能增购新书，连随身携带的书籍，也在城镇的人行道旁摆的地摊上，一本一本地消失了。留在我的心上，难以磨灭的，是一些书本上的诗句，是一些书本上的故事。这是我的精神营养物，鼓舞我不断前进，不至于垂头丧气。

我在漂泊的旅途中，遇见了许多人，经历了许多事，不能不引起一些问题，怎样认识人生，怎样评论人生，怎样描写人生。再加我喜欢写作，总想把所见所闻，用我的看法，写了出来。我为成都的《民立周报》写过《旅途杂记》，为昆明的文艺刊物《云波》写过新诗。一九二七年冬天，我到了仰光，找不到工作，便为《仰光日报》的副刊《波光》写了不少作品，取得一点生活费。一九三一年夏天，我到了上海，又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只好从文学创作方面尽力打出一条路来。就这样，我勉勉强强成为文学的专业工作者。

文学是要认识人生，评论人生，描写人生的，在这一方面，我是作过一番努力的。比如描写人生，是依照我的一番经历。我不能只描写人和他的生活，还要把我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风景，写了进去。我喜欢我国的唐诗宋词，寄情于景，以景抒情，我认为小说也该这样做去。有时候，人物有了，生活情节有了，如果还没自然景色出现在故事情节中，我就难于动笔。假如我是画家，就要把风俗画和风景画，综合在一道，画成为我喜爱的画卷。

有的评论家，读了我的一些作品，说我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者，有的又读了我一些另外的作品，说我是现实主义者，我都不

反对。我在艺术上所要追求的，是一方面要写现实社会中已经存过的人和生活。从观念出发，或者从理论出发，写出应该有的人和生活。至于是否做的对，则我还要努力，加强对于人生的正确认识，加强对于人生的正确评论。因之，除了再深入生活，热爱生活而外，我还喜欢读哲学书籍。可以说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中，写出我的作品的。

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于成都

目 次

序	1
作 品 部 分	
人生哲学的一课	3
山峡中	22
山中送客记	39
乌鸦之歌	50
瞎子客店	58
我的旅伴	70
月夜	122
回家	139
石青嫂子	169
夜归	189
雨	200
红艳艳的罂粟花	208
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	沙汀 艾芜 223
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	艾芜 227

资 料 部 分

艾芜及其创作	胡德培 237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- 读《南行记》 周立波 258
艾芜漂泊在缅甸 黄绰卿 262
艾芜年表简编 黄莉如 毛文 265

作品部分

人生哲学的一课

一 卖草鞋碰了壁

昆明这都市，罩着淡黄的斜阳，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。

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，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，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，茫然地躑躅。

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，——残酷的异乡的秋天。

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，但这一夜的下宿处，总得设法去找的，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，目前是暂时不用想像。

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^①里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。

把包袱寄在柜上，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嘶^②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，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。这里面只放一张床，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，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，长发两寸的头，露在外面。

么嘶呼喝一声：“喂！”

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，蠕动了几下，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，且抬了起来，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

① “鸡毛店”：一种很小的客店。

② “么嘶”：对茶房伙计的称呼。

着，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，又移射着我。

“你们俩一床睡！”么厮手一举，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，去了。

睡的人“唔”的一声，依然倒下，尖下巴的黄脸，没入铺盖卷了。

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。

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，于我并不觉得诧异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，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。如今是见惯不惊了。

屋里，比初进去时，明亮些了。

给烟熏黄的粉壁上，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，也看得十分清楚。

“出门人未带家眷……”这一类的诗句，就并不少。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，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，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。

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，但怎样找，却还全不知道，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。

我到街上乱走，拖着微微酸痛的腿，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。

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音，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，诱出我的舌尖，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，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，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。

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，吃三块烧饼，或者一堆干胡豆，尽够了。

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，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，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，溜着老鹰似的眼睛。喉头不时冒出馋水，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。

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，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。

是这样：他，一个褴褛的叫化子，饿急了，跳到烧饼摊前，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，转身就跑，连忙大口地咬，拼命咽下。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，他已三口吃完了。

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：

一种嘲弄地道：“你有三口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？”

另一种悲凉地答道：“没有！”

嘲弄的更加嘲弄道：“没有？那就活该饿！”

.....

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，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，也回忆起了，地点似乎在成都。不知昆明的老板，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，是采怎样的手段，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。

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，简直是在威逼我。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：做个很气派的风度，拐着八字足走进饭馆，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。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，来肥肉汤一大碗，干牛肉一大盘，辣椒酱一小碟。……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。

然而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，可就难受。

只有找点东西卖了。卖东西，就很生问题，包袱还放在柜上，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，似觉不妥，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。而且，可卖的东西，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，包袱里的衣裤，都是脏的，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。给老太婆填鞋底，作小孩的垫尿布，倒满有资格，要别人买来穿，那就全不可能。至于书，虽有两三本，可是边角通卷起了，很坏。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，看见了，便会摆手不要的。总之，就我的全部所有，变卖不出一文钱来。

一面走，一面思索，脑子简直弄昏了。